

白色流淌一片

蒋峰

作品

Jiang Feng works
collection

7

book 2

白色流淌一片

作品

Ji
ci

蒋峰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CHAPTER 5

我私人的
林宝儿 1

CHAPTER 6

和许佳明的
六次星巴克 119

创作谈 189



我
私
人
的
林
宝
儿

CHAPTER 5

醒来的时候她想，也许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。正午的海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，下面的流苏吊坠一次次划在她的背上。她翻过身迎过去，仿佛刚认识这个世界一般睁开眼睛，看不见，但可以听到阳台外的夏日海滩。她听见拍打岸边的浪花，听见沙滩足球的叫好，还有救生员扬声器的喊话，也许还有恋人絮语，她听不到，但一定有，那些甜得发腻的山盟海誓。有谁会一个人飞到三亚来，连看几场电影，再纠结两天如果跳海自尽，是穿比基尼还是连体泳衣，最后当什么都没发生，等到周一再飞回去工作呢？不会的，没等你游过海上的那排浮球，瞭望塔上的救生员就用扬声器把你嚷嚷回来了。

她想再睡一会儿，哪怕五分钟，就能在这些声音和流苏中重新醒一回。试着数绵羊，可她脑子里始终有片风和日丽的海滩甩不掉，每多数一只她就拉过来，一时间海滩上挤满了羊群，脚陷在沙滩中迈不开步子，低头找半天连草根都没有，个个一脸茫然，怎么活下去呢？它们对着她求救，咩咩地要回草原去。她脸埋在枕头里笑了一会儿，然后彻底睡不着了，从床上蹦起来，套上吊带衫，穿好鞋子，踩着一地的碎玻璃走到阳台上。

阳光明媚，胜过一切的诗。她没空关心这些，手机开机进来一百多万条来电提醒。她找根牙签劈开，把SIM卡拽出来，纠结了十几秒，将手机从五楼扔下去。她怕自己后悔，赶紧从左往右看，找到椰子最多的那棵树，手指点着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虽然刮了一夜台风，它们一个都没少。总有一天，离开三亚之前，她要爬到那上面，狠狠地抱一个下来。要是太高太危险的话，她想，就让许佳明替她爬上去。

许佳明在客厅做饭，叮叮当当地像办一个小型演出。一时间她心里暖洋洋的，全身被阳光笼罩。她想去帮忙，后来还是忍住了。好不容易的机会，就让他伺候到底吧。她躺回床上，一定要想办法入睡，哪怕五分钟也好，在那么多美好中再醒一次，浪花声，窗帘的吊坠，六个顽强的椰子，重要的是，还多了一个许佳明的早安吻。

多好，她闭眼笑了出来。这一次她做减法，把绵羊带回草原。她骑只黑山羊，牧师一般赶着羊群先去南山寺拜佛，然后蹚过万泉河，翻过五指山。不对，牧师不是放羊的，管它呢，反正她和羊群在海南玩个遍，一直走到琼州海峡，茫茫大海无边无际。她摊开手咬着指甲对它们为难地说，我们回不去了呀。

醒来之后她还是心有余悸，咬着筷子犹豫要不要跟许佳明讲述这个回笼觉的梦，好像有件更重要的事情忘记说了，她拿筷尖敲打盘子说：“怎么会这么好吃！”她知道赞美从来就不怕夸张，又提高两个分贝：“好吃得我都要爆粗口了，太他妈好吃了！”

可能是把许佳明吓着了，他抓着头发结巴起来。她换一样尝尝，问他这又是什么菜。

“我也忘了，反正有虾仁有蛋。”

“许佳明，你连没名字的火星餐都会做！”

“轻点儿，耳朵。”

她眨眼睛，站过去俯身亲一下他耳朵，轻声说：“你怎么做的？”

“你真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
她坐回他对面，抬眼望着他，伸出舌头绕嘴唇转了一圈。她知道这招好用，许佳明拒绝不了。她说：“你讲吧，你怎么做它，我就怎么做你。”

照本宣科一般，许佳明说鸡蛋四个、牛肉半斤、虾仁两百克。她让他把这环节跳过去。他说上午十点买回来，跟酒店租了一套餐具，之后在客厅做了两个小时。做好之后他想，好吧，给餐饮部打个电话，也许会少些麻烦，等会儿服务生端上来，划卡付账，菜就做好了。

“这些都是酒店的？”她手背擦掉嘴唇上的口水，“你说你在厨房做了两个小时，怎么做？Sit down？坐了两个小时？”

“我真做好了，我怕你第一口没咽下去，就得跟我谈分手。”

“我去试试。”

她端着碗往外走，许佳明拉住她，央求她别去。

“我尝过了，我自己都想跟我自己分手。”

她亲下他的脸，坐回去。不是他做的，但确实好吃。许佳明问她下午什么安排。她说不知道，可能继续到阳台看椰子什么时候掉下来。然后她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许佳明说早去早回，其实真想带上她一起去。说完又摇头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呢？他不想谈了，大口吃饭。她看着他，一阵阵的冲动想告诉他，作为一个男生，你有多好看。想想还是没说，他会像气球一样飞上天，到时候谁都抓不住。

一点半她送他下楼，出租车来的时候她莫名其妙地告诉他，今天是儿童节。许佳明愣了一下，让司机先别走，隔着车门问她什么意思。她说没什么，就是想找个理由庆祝一下。许佳明点点头说，明白了，他一定会在儿童泳池关闭前回来。她笑了，让他快出发吧，小心中暑。

经过大堂她带一个冰淇淋上了楼。她想再睡一会儿，不过这两天睡太多了。没什么事情做，椰子六兄弟一时半会儿又掉不下来。她喝口漱口水，用酒店的小瓶浴液将浴缸刷干净，用浴巾盖住裂纹，接满水躺了进去。多大的手劲，拿什么砸的呀？真是的，一团糟，她得好好梳理一

下，可是又能怎么样，人生就要因此变好吗，她会有勇气选择吗？

门铃在响，她披上浴袍开门。许佳明站外面，她真想一下子抱住他。冷静一点，慢慢来，比如她可以问：“你忘东西了？”

“没有，走之前跟你打听一个事，你别生气。”

“打听一个我会生气的事？”

他不往下说，等她保证绝不生气。

“你说吧，我能生你多大气？”

“也是。”许佳明长吸一口气，凝视她说，“你怎么长这么漂亮，我都不敢问出口。”

“你问啊！”

“好。”他手扶门框，撑住身体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紧一紧浴袍，堵在门口，要是漱口水还在，真想喷他脸上。

“其实我可以猜的，我怕猜不准。”他开始慌张了，“我可以装知道，以后一直喊你honey，或是亲。但是你电话我没有，你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就知道一个房号3806，万一我回来你走了，我就再也找不着你了。”

“那就别找我了。”她拉下他抓着门框的手说，“许佳明，你现在一定爽死了，昨晚搞我半宿还不用记那姑娘叫什么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不是我忘了，是你没说过。”

“许佳明，哎？我好贱啊，我居然知道你叫许佳明。”

“昨晚我先说的，我说我叫许佳明，然后你问我是哪个许哪个佳哪个明，就忘这茬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你确实没说，我也忘问了。”

她朝墙壁看看，开关上写着请勿打扰，差不多行了吧。她半鞠一躬对他说：“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再见。”

没等许佳明回答，她重重地摔上门。

2

要么今晚就回北京，要么就把手机摔碎，一天一百万个电话追进来让她忍无可忍。看个电影也不得消停，她以为进影厅没信号了，结果电话又打过来。食指双击power键，放到包里，又来，再双击，再来。她得顺顺气，公共场合可别发脾气，拇指滑开，她问他有完没完。那边说，是她答应一个小时回电话的。

“那你就再等一个小时。”

那边沉默，似乎在点烟，呼着气说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你家！赶快回家找找？”

“你在三亚。”

她有点意外，但不能服软，等他先说。有个年轻人，拿着爆米花、可乐和一本小说指着她旁边的空座要进去。跑这儿看书来，盲文的吧。她皱眉说，那么多空座，你非往墙角钻？我票在这儿，他说。她不愿意起身，没心情，让他迈过去。他犹豫一下，决定面冲着她跨，一时间他胯下都快跟她的脸贴上了。

“你有病吧？”她说。

“那我屁股对着你就合适了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快过去吧。”

那边电话问她什么情况。她说有个傻逼笨手笨脚。年轻人刚坐下又要站起来问她谁是傻逼，却听见她说：“没你傻逼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三亚，你不是查了吗？你查的我电话？”

“不是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电影院。你拿什么查的？”

“这你别管了，你跟谁看电影呢？”

“跟你妈！”

完了，她还是发脾气了，早晚有天她要杀了他。她挂掉电话，琢磨那边是怎么查着她的？没错，就是电话，她听过这说法，号码归属地是一回事，所在地又是一回事。全场黑灯，几个广告过后，那只又丑又假的黄龙蹿出来，智障似的缠两个圈，电影开场了。喜剧片，爆米花情节，前排的小孩还老用海南话问个不停。旁边那男的不到十分钟就把爆米花吃光了，她开始担心他会把盒子上的奶油舔一遍。

不对，事情严重了，她把电话打回去：“你查我信用卡了？”

“放心，我没改密码。”

“你敢动我杀了你！”

除了爆米花男，周围观众都有点不满，孩子妈妈回头提醒她小点声。她扬扬手，看你的电影吧。

“你刷的银泰酒店。”那边说，“是你今晚回来，还是我飞过去，陪你散散心？”

“你个大傻逼！”

更多人回头瞪她，前排小朋友山谷回音似的学话，你个大傻逼，妈妈，呵呵。他妈妈一着急把他掐哭了，回身请她出去。

“你没用，你叫警察来。”她继续跟那边讲，但没什么回旋余地了，他来，或者她回去。她想骂退他，可是他还你妈跟长老似的絮叨没完。“我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！你爽了吧？来吧！”

已经有人退场，可她不走，她得在这儿等警察。小孩子哭哭啼啼地被她妈妈拽走了。没一会儿她也哭了，对着屏幕泪流满面，她拿起可乐，借着微光挑到绿吸管吸两口。爆米花男拍拍她肩膀。

“你别碰我！”

太凉了，早知道不加冰了。售货员怎么说的？你要凉的还是常温的？不对，那是啤酒。加冰还是不加冰？加什么冰啊？机器打出来，本身不就是凉的嘛！那男的又拍拍她。

“把你爪子拿走！”

“不是，我真渴了，”他把爆米花盒子折两折，攥在手里，“你的可乐在你那边，这是我的。”

她瞪大眼睛望着他，嘴依然没离开吸管。可乐早没了，就剩些碎冰块，被她吸得在杯子里乱跳，发出滋滋滋的声响。

3

“我叫许佳明。”

“哪个许？”

“我们还是说哪个佳吧。”

“你说哪个明也行。”

“明天我们睡到几点的明。”

她冷笑一声，点支烟说：“你还挺好玩的。”

“那你玩吗？”

“脸皮也够厚的。”

“好奇的话，你可以亲一下。”

这就不对了，她吸一口烟，手指伸到嘴边咬着残缺的红指甲油说：“你能不这么讲话吗？”

“好。”他没说话，抬手掀起一绺头发，拧了几个圈，“我调到中央一台。”

她把烟掐掉，将面前刀叉摆正后说：“许佳明，虽然我刚才在电影院讲了不少粗口，虽然你能听出来我在失恋中，垂死期，但不代表我是你在夜店和陌陌上认识的，随便一勾搭就跟你走的那种女孩。”

“夜店和陌陌能同时认识一个女孩？缘分吧？”

“正常一点，许佳明，让我把这顿饭请完，好聚好散，明白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真的明白？”

“我努力明白。”

他抓抓头发，把那一绺压下去。牛排终于端了上来。她没胃口，推过去让他多吃点。自己喝可乐看演出。酒店在沙滩上搭了个台子，红色横幅写着海滩牛排节。这不是她的酒店，也不是许佳明住的地方，三亚的所有酒店都喜欢发明节日，烧烤节、火锅节、海鲜节，天天不重样儿。四个马来西亚姐妹勾肩搭背地在台上唱着完全听不懂的中文歌，曲子熟，但想不起来是谁的。苦想一会儿她决定放弃，转身看许佳明把一整块牛排切成二人麻将，一擦擦码好。

“你也不必一句话都不说的。”她说。

像是自摸和牌，他切好最后一块，抬头说：“一大块上来没食欲，小块你就能多吃点了。”

“哈，你倒是调整策略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打体贴牌，别跟我装糊涂，你心里有数。”她翻开餐桌上的书，“《漫长的告别》，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也没看完，书也很漫长。”

“看电影你带什么书啊？”

“你口红带了吗？看电影你带什么口红啊？”

还挺机灵，她不想跟他贫，别一会儿旧病复发又开始乱调情。有一阵儿他们互不搭理，许佳明似乎也不饿，切完牛排没什么乐子了，演出不好看，跟她说话禁忌又多，干脆看起书来。她像审视奇葩一般看着阅读中的许佳明，说：“你随便说点什么吧，这么闷着像是拼桌的。”

许佳明有点为难：“要不我把你打电话漏过的剧情讲一遍？”

“不用，你不问问我今天是什么状况吗？”

“你要是求我，我可以勉强听。”他记住页码，合上书，“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牛排。”

“哎哟，委屈你了。”她摆摆手说，“我就是挺奇怪的，你怎么一点不八卦。换别人十个有九个就跟我打听了。”

“总要有人做那一个不打听的。”

“你别跟我在这儿装特别。”

“不是，你和你男友的事情，我就算问清楚了，肯定也是劝分不劝和，你对你错，我都会故意说成你男人不是个东西，然后再话里话外暗示你，应该找个我这样的人恋爱，或是跟我睡一夜报复他。这样不好，

不道德，以后我会瞧不起我自己。”

“忘吃药了吧，还睡一夜？”她边摇头边笑，“你可以替我分析一下。”

“我分析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！你猜！”许佳明双臂撑桌上靠近看她，“因为我有私心，因为你长得漂亮，是个男人都想跟你发生点什么。”

她皱眉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我还是给你讲剧情吧，聊这个干吗？”

“任何男人吗？”

“任何男人，七岁到七十岁，我就是才满月见着你，也会惦记着能不能把你封存二十年，等我长大了再打开。”

她歪着头看他，不是一直那种不着调的表情，是真话。主持上来让观众再一次用掌声感谢马尼拉组合带来的《流星雨》。F4？马尼拉？她前年还去过菲律宾。主持人要了几次掌声，等他意识到全场就他一人在鼓掌时，马上停下来，手持话筒说再过几天就是“直射节”了，到时候他们会搞一系列的活动演出，恭请诸位光临。

她问许佳明：“什么叫直射？”

“你不让我讲这些的。”

“我不让你讲什么了，我问你什么叫直射？”

“直射字面理解，就是中出。”玩笑又开过了，他改口道，“我的理解是，太阳往北回归线走，垂直照到三亚的日子。”

“然后那个日子中出？”

“不是，直射。一年只有两天，没影子，太阳离我们最近。你小学

几年级被劝退的？”

“我在产房就被劝退了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她白他一眼，“三亚是哪两天？”

“不知道，这个得算，可以下个APP定位经纬度。”

“你们小学地理课本没标三亚吗？”她眯着眼，尽量露出鄙视的眼神，“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。”

“认真地说，可能三亚不是大城市，不标注。”

“那北京是哪两天直射？”

许佳明盯了她几秒，确定她没开玩笑，“北京只直射过一回，白垩纪的时候，很快恐龙就绝种了。”

“你在笑话我？”她翻眼皮想想，“北京是温带，所以太阳过不来，对吧？那你就直接说我错了，干吗扯到恐龙上？”

“我真以为恐龙绝种是太阳跑偏了。”

“你还是在笑话我。”她用叉子指他，“我们比点儿别的，你要赢了我跟你走。”

“好，我要是输了，我跟你走，我认了！”

“认真点儿，我们比看谁十五秒内能哭出来。”

“这算什么比赛，哭丧？”

“你先来，”她说，“开始！”

许佳明花了十五秒端详她的脸。

“时间到，到我了，你给我查着。”

数到第七秒她的眼泪出来了，十秒以后痛哭流涕的，弄得许佳明都要哭了。她抽出纸巾擦擦眼睛，又点起一支烟。

“我赢了。”

“假的啊？”许佳明也点一支，稳定下情绪，“你学表演的？北电中戏上戏？”

“我中戏学四年。”

“中戏四年就教你怎么哭？”

“对，还教我们怎么对付你这种男人。我说真的呢，校门口全是你这样的小男生，以为自己特帅，以为自己特逗，以为自己靠嘴皮子就能把姑娘说湿。”

“湿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希望的那个意思。”

许佳明被顶住了，吃几块小牛肉，把烟灭掉反问：“不然呢，在你面前做一千个俯卧撑，或是请你上兰博基尼副驾？”

“很好啊，你抬头让我看看。”她盯了他一会儿，“反正你没戏，开飞机来你都没戏。”

“没好话就算了，坏话真用不着你来告诉我，真的。”

他喊埋单。服务员说，点餐的时候就埋过了。那我就再点几样！服务员愣了一下，去拿菜单。她环抱双臂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许佳明接过菜单扔给她，“随便点，我不想占你便宜。”翻看时她考虑要不要道个歉，不至于。

“有熊猫肉吗？”她问。

服务员又愣住了，搞不懂这对男女什么情况。

“那就不点了。”她还回菜单，对许佳明说，“说说你吧，干吗一个人来三亚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来的？”

“要是两个人，你不至于腻着我，不至于跑电影院看书。”她向后靠

靠，做出审讯的样子，“你一人来多久了？”

“来是两个人，回去就我一个，也没准。”

“你朋友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在某个男人怀里，或是某个男人在她里面。”他看了眼手机，“这个时间刚刚好。”

“你想太多了，女朋友？”

“应该算分了，她说的原话，她说许佳明你等着，我今晚就飞丽江，随便找个男人都比你强一百倍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笑咪咪地问，“你身体不好？”

“你猜呢？”

“看气色有点虚，然后你挽留了吗？”

“然后我上网查丽江，查旅游攻略，犹豫要不要下一班追过去，后来弹出一个网页让我改主意了。”

“什么网页？”

“丽江是全国艾滋感染比例最高的城市。”

她倒抽一口气，问：“不会吧，那不是找艳遇的地方吗？”

“就因为这个。你在后怕是吗？”

“我没去过，倒是好多朋友去过，回去可以吓吓她们。”她缓一缓问，“再然后呢？”

“还有再然后？再然后我截图给她，发信息说，你说得对，确实随便哪个男人都比我强一百倍，祝你成功。估计飞机刚一落地，她就收着了。”

“你真发了吗？有点恶毒吧？”

“没发！我至于吗？”